

落红浮生缘

王心丽著



一部神情毕肖的情爱小说

一首凄婉的生命颂歌

从女性视角审视世界

审视男性群体

从情爱的角度透视人生

透视人与人及人与社会

权力、金钱的关系



上海文艺出版社

落红浮生缘

王心丽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红浮生缘/王心丽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 重印

ISBN 7-5321-2268-9

I.落…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150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周艳梅

落红浮生缘

王心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02,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21,401—24,500 册

ISBN 7-5321-2268-9/I·1821 定价:20.00 元

民国二十六年的冬天。

一个穿着重孝的老妇人站在小火轮的甲板上失神地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斜射在江面上。老妇人枯干的眼里闪动着两点温暖的明亮。她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这声音远远的,好像在水天交汇的地方。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做了平生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翻跨过小火轮的栏杆跌进金光闪闪的江水之中。江面上泛起了沉重的浪花。之后浪花消失了。

第二天当地的小报登载了这条新闻。

第三天上海的一家大报转载了这条新闻。

投江的老妇人夫家姓何。该妇人十九岁守寡。后在美利商行老板穆栩园公馆帮佣三十年。前不久穆老板遇日机轰炸心脏病发作归西。何妇与前夫有一子系国民军中高级军官,一周前在淞沪战役中阵亡,何妇因生活无望而投江自尽。



2AM 48/66



第一章

LUOHONGFUSHENGYUAN

初冬的午后淡白的阳光照耀在阿翠蓝光闪闪的丝绵旗袍上。这些日子她常要吃几口大麻来麻醉自己那颗焦虑不安的心。她的天癸越来越少了。有时隔四十天,有时隔五十天。有时索性两个月才来一次。

她到一位专看妇科病的老先生那里去号脉,那位老先生直言告诉她,她的天癸要走了。她眼前一黑脑子里空空的就像一座美丽的宝塔顷刻间坍塌了。“有的女人五十五岁还能生小人。”她抓住缥缈的光亮说。老先生脸上舒展着亲和的微笑。她低下头不敢正视老先生的脸。“这事因人而异,像人的阳寿一样。”老先生的声音像晃荡的水影。

这半个月来她白天黑夜都像在做梦一样。老先生的声音老是在她的耳边回响。她是万万不愿意老去的。女人真像花儿一样呀,一朵花就这么快地凋谢枯萎!伤感和焦虑像梳子上的

污垢和一团团干枯的落发天天梳，天天都有。这些天来她把所有的坏心情都发泄在养女爱咪身上。爱咪已满十七岁了。她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来替她开苞。一个女孩儿十七岁开苞已经算迟的了。每每想到这件事她就亢奋得满脸潮红。

女人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自己十四岁来天癸，成大人两个月就被亲兄弟骗到茂源当铺当掉了处女的身子。说是去陪玉贞姑娘说说话的，哪里晓得他们做了一个圈套。玉贞姑娘是茂源当铺的老板田生儿的结发太太。生着一张白果脸。她到老到死也忘不了那张雕花的紫檀木的大床和那床上红光闪闪的双龙戏珠的绸被子。玉贞姑娘房里有一股幽幽的香味。这香味是她到老到死不会忘记的。

玉贞姑娘笑吟吟地对她说，老爷已经有两年不在这床上睡了。一个人睡觉真是冷清。玉贞姑娘说话的声音轻飘飘的。自己那时似懂非懂。那会还想老爷不在这床上睡在什么地方睡呢？那夜真困，头一挨枕头就迷糊过去了。好像听到玉贞姑娘在说话，自己身子软软的连答应的气力也没有。

半夜里醒来，发现身上的小褂裤都没有了。又羞又怕心怦怦地跳，去摸小褂裤。睡在身边的人动了动，一个翻身搂住了自己。那人亲自己的脸，胡子茬茬的是个男人。自己吓得要往被窝里钻，这人又紧紧地捂住被窝。男人一开口说话，她就知道是当铺老板田生儿。自己叫救命，田生儿用手捂住她的嘴。她咬他，他拧住她的嘴巴说：“小乖乖，你大兄弟把你典当给我了。你不要凶。我疼你还来不及呢。我的痛痛的小妙人儿。”他用肉乎乎的手抹她脸上的泪水。“女人迟早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让你舒服还不好吗？”她骂他：“衣冠禽兽！畜生！”他呼着热气说：“小乖乖，好命苦，好端端的女孩儿生在了破败

人家。”

田生儿起身把灯头火拧大。他俯身在跳动的灯光里看她。她泪流满面地哀求他，他不心软，硬是破了她的身子。至今她还记得那瓣白兰花大的火苗在粉红色的灯罩里发抖的样子。十四岁一个鲜嫩的花苞就这么被人撕裂了。恨谁呀？！

田生儿说她比冯家拿出来的所有宝物古董都值钱。这话她到后来才明白，自己的身子就是自己的本钱。李署长也说她的身子名器。那夜田生儿作贱了她三次。天亮了又栽进她的怀里乱亲乱咬了一回。

中午玉贞姑娘进房来看她。她用被子把脸捂住嚤嚤地哭。那时想：自己的一生就这么被糟蹋了。玉贞姑娘坐在床边叹气，软声软语地道：女人只能顺命。女人的命是各不一样的，心高命薄的太多了。凡事要看得透。女人离开了男人还有日子过吗？除了去做尼姑。那些尼姑为了有口饭吃，和香客私下做了什么事谁人知道呢？不是我把你当上的。你们家大兄弟应允我们家老爷的。写过字据的。你在这里住半个月，多一天我们也不留你。

玉贞姑娘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一个老妈子端来水给她洗脸，又端来水给她洗下身，拿来一套新的小褂裤给她换上。又把午饭端进房来给她用餐。这些陈年旧月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在她的眼前晃动。

那个白天真短。昏昏糊糊一晃就过去了。晚饭也是在房里吃的。吃过晚饭玉贞姑娘又进房来说了一会儿话。玉贞姑娘说些什么话，她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玉贞姑娘走后又进来一个小丫头。小丫头送来一只套着桃红色绒布套的铜汤壶。汤壶上散发着胭脂的香气。小丫头临出门时，又回过头来好

奇地看了她一眼。她记得那个小丫头生着一双猫狸眼。

夜里田生儿又来。他送给她一个桃红色的绒布做成的鸡心形的小袋袋，小袋袋里放着一串珍珠项链。这夜田生儿做了几下就不行了。后来几天他天天来和她睡，半个月像做梦一样就过去了。

当时恨也恨，喜欢也喜欢。先恨，后喜欢。都是不争气的身子。恨和喜欢是搀合在一起的。后来她的大哥冯大就来接她回家。此后的半年里她没有和她的三个兄弟说过一句话。

这年年底谢府的谢老爷派人上门来问她的兄弟要赌博欠下来的债，他们还不出来，就又生了一个心思，把她抵给了谢家。她的这两个兄弟还蒙骗她说这笔债是母亲生病时买药欠下的。她记得那几天大哥冯大和二哥冯二鬼头鬼脑地说话，自己的右眼睛皮直跳。

几天以后谢家来人传话：还不出钱来用物来代。若是拿不出物就用人来代。三个兄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她。那一刻自己真恨不得自己是个有百般武艺的女侠把自己的三个兄弟杀掉。

冯大对来说：“你再让我们商议商议。”谢家的人走了。

过了两天冯大和冯二来和她说话。大兄弟说：“家里除了祖上的这片房子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妹子迟早一天要嫁人的。谢老爷有钱又有学问。”

她记得自己回道：“不是明媒正娶，不去。”

两个兄弟被她的话噎住了一时无语。过后大兄弟眼珠子一转说：“亲妹子呀，就是明媒正娶，被娶到穷人家，你是要吃一辈子的苦，受一辈子的罪的。谢老爷有这话，就是他已经看中妹子了。妹子的姿色在贝城第一。”

她真恨不得把他们咬成碎片。她不愿这样。谢家正的偏的已经有了四个女人。自己去还有什么地位？但是自己已经被田生儿破了身。就是被小家小户的男人娶了回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南街上的大琴子做姑娘的时候被人破了身子，才过门三个晚上就被夫家休掉了。自觉无脸见人就做了吊死鬼。自己已经到了这么一步了。不愿也得愿。

几十年人生过去了，现在想来人生就这么一回事。那老鬼死后以为自己没有日子过了，哪里想到后来是柳暗花明的繁华日子。那会儿怎么能想到自己还会到上海来？

两个兄弟跪在她的面前哀求她：“看在祖宗大人的在天之灵的面子上求妹子了！”

她不同意他们就不站起来。全是在做戏。人生不就像放电影。真是好笑。阿翠看着自己蓝光闪闪的袖口，干枯的嘴唇边掠过一丝不在意的冷笑。

阴历腊月初六一大早谢府里就来了轿子，虽不是明媒正娶也还是用轿子抬过去的。那天天空碧蓝，无一丝丝云彩。谢老爷摆了宴席邀请了许多客人。还请了聚宝楼的红姑娘金花和银花来唱评弹。自己那天上身穿的是珊瑚红的云纹缎元宝领的丝绵袄。肩上披着最时色的驼色的英国羊毛披肩。下身穿着宝蓝色金钱缎的丝绵裤，脚上穿着绣着火红色太阳鸟的黑色贡缎棉鞋。这身衣裳是谢家送过来的。里面穿的就是玉贞姑娘送的桃红色的绒布小褂裤。娘家连一根线头也没有给她。她的三个兄弟还都跟到谢府里去吃喜酒。

书画放在家里有年代了也会变得昏黄。可人的记忆有的事情永远都像在昨天。阿翠想到那时候自己像一朵花儿，而现在自己像一段老树桩眼前就一片昏暗。

女人年轻多好！

要不是自己能迷惑住那个老鬼，那个老鬼能镇住那四个女人，在谢家真是一天好日子也没有了。女人的身子就是本钱。那年谢老爷五十七岁。自从自己进了门，那老鬼一年有三百天是睡在自己的床上的。也真被田生儿言中了自己的身子就是个宝物。

阿翠下意识地腿夹了夹紧。女人的身子真是奇怪。女人的命也真是难说。玉贞姑娘嫁到田家的时候娘家陪了二十个花担。除了房子没有陪，家用的一切都陪了。另外还有两个丫头。谁会知道这人不受用，没有几年就害病死了。女人贤慧过头了反而折了性命。人活着就一口气。这口气像烟一样，气数到了这烟就要散掉。

女人靠男人过日子。怀了伊人那阵子自己天天烧香求佛巴望着生个儿子，偏偏生了一个丫头，后来又指望能靠女儿，女儿也没有能靠得住，最后还是靠自己。女人的经血一走就万事皆空了……想到往后的日子阿翠像掉进一个深潭。

从去年开始李署长就淡漠她了。这男人来了也不像以往那样动不动就往她的床上爬。他总是不冷不热地坐在客厅里眼睛直往年轻的姑娘身上瞟。为了拢住他的心，只得多多分他几分红利。为了做安稳这个生意自己对他是 不惜一切的。要人给人，要钱财给钱财。上次她随嘴说说要把“暖玉堂”盘卖掉，他就拉下脸来给她看颜色。“暖玉堂”是在她名下的，他却能做她半个主。他是她的半个野男人。话说回来，“暖玉堂”能有今天这个样子也有这个男人的一份功劳。眼下的“暖玉堂”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样子了。现在光是做粗的老妈子、丫头也比过去的姑娘多。这片房子也买了下来。姑娘也已换了好

几茬。冯三在贝城城南街上跌了一跤，在家里躺了两年，去年才能下床，但一条腿瘸了。冯二前年到上海来了一趟被她赶回去了。

阿翠在嗓子里哼了一声。服侍她吃烟的小丫头吓了一跳。

“没有你的事。”她对小丫头说。她躺在铺着狐皮褥子的红木榻上。手边的红木几上放着一盏烟灯。她吃烟是吃个派头。她手里的烟枪特是有来历的。上面镶嵌着翡翠和珊瑚。

“太太你的信。”顾妈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只牛皮纸的信封。顾妈掬着一脸笑的脸上像被风吹皱的河水。顾妈的天癸是前年走的。女人的天癸一走就显老。

阿翠看着顾妈的样子就联想到自己。顾妈是下人老一点嫩一点都不在乎反正天天要劳作。顾妈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跑单帮，一个在乡下种田已经娶了媳妇生了小人。这也是福分。阿翠从顾妈手里接过信。信是伊人从贝城寄来的。她现在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一个老实无用的人。一个年轻的女人连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男人都拿不住。老头子在上海花天酒地。把年轻轻的女孩儿留在贝城守着空房。人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真亏得这女孩儿能熬得住。那年穆栩园害了伤寒病，眼看要死，后事都准备好了，后来又活了过来。真要死了反倒自在。女人是可以守寡不守节的。阿翠的脸上一阵燥热。

“去帮我把裁纸的刀拿来”她对小丫头说。小丫头站了起来到她的房间里拿了景泰蓝柄的裁纸刀出来。阿翠用精致的刀尖启开了信封，用两个指头从中抽出信笺来，尖着二兰花指头打开信笺。满纸娟秀的瘦金体展现在她的眼前。

尊敬的母亲大人：

近来安好。

已有两个月不见上海的来信。女儿日日挂念。贝城的父亲也没有信来。不知母亲能否见到他。这也在挂念之中。他说四月初回来，现已月中了。烦请母亲打个电话去问问。女儿心里的苦楚是不能对人说的。看着贝城一天天地长大便是安慰。自己生的儿子才是依靠。一心盼着儿子将来能够做大事，能够有出息，争口气。近来店里的生意平平。等秋后贝城到上海来上学的时候，把这个店盘掉。我们母子就到上海来住。

前些日子大舅母突然生病卧床不起。才半个月人已瘦得脱形。大舅不相信西医，找了中医来看，抓了十几帖中药来吃，只见坏不见好。怕是好不了。大舅来借钱，我给了他十块大洋。这钱借了就不指望他还的。不定他还会来借。

.....

阿翠拿着信发愣。她从前希望女儿胜过自己比自己凶，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年纪轻轻的女人连一个老鬼男人都勾不住，女人勾不住男人要吃苦受罪一辈子的。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无用。这话她天天对姑娘们讲。这是她做一个女人几十年过来的体会。她又瞄了一眼女儿的信。女儿哪里挂念什么母亲大人，分明是在挂念那个畜生。

“废物！”她咬牙骂道。坐在一边的小丫头浑身一抖。“不是讲你。”她用浑浊的目光看着小丫头。“不吃了。”她说。把伊人的信插进信封。

这时顾妈又进来传话：“李署长在楼下。要太太下楼去。”

一听这话，她顿时精神抖擞，浑身轻松。“请他上楼来。”她对顾妈说。

“李署长要太太下楼去呢。”顾妈陪着笑脸说。

“摆什么鸟架子。”阿翠骂道。

小丫头扶她从红木榻上坐起来。又扶着她站起来。她踩着碎步走到梳妆台前用眉笔又勾勒了一下本来就勾得很细很精致的眉。又用巴黎口红在嘴唇尖上点了一个小小的樱桃。两腮上补拍了腮红。空气中散发着胭脂的甜丝丝的香味。她对着镜子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可恨的是眼角和唇边的那些皱纹没有办法去掉。

她下楼去。

“哪一阵香风把你吹来的呀！”还没有进客厅的门她就拖长了声音说。她那微微喑哑的声音比年轻的姑娘还要惹人疼爱。

“鸟风。”李署长回道。

“你呀，一天到晚就把这个字挂在嘴上。”她媚声媚气地抱怨道。

“你不就做的这个生意嘛。”李署长硬声硬气地说。他的目光放肆地落在她的胸口。

阿翠故意挺了挺胸。前些日子她在犹太裁缝那里定做了两只胸罩，穿戴起来胸口鼓胀许多，显得几分撩人。这两年李署长也老了。他的眼角更往下挂了变成三角。

李署长吃香烟，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香烟熏得焦黄。

“香兰，帮李署长泡一杯龙井茶来。”阿翠支派一个姑娘说。这个姑娘生着一张小小的白果脸。嘴边长着一粒美人痣。她正坐在窗口看着一本书。香兰放下手里的书慵懒地站了起来，扭着腰枝去了。

李署长盯着香兰姑娘的背影说：“我看她像一个人。”

“哪个？”阿翠冒出了一句家乡的土话。

“娇娇，像娇娇。”

“娇娇？”阿翠一时想不起来娇娇是谁。

“就是那年吊死的那个姑娘。”

“她呀。”阿翠含糊地应道。那是冯三从田生儿家骗来的姑娘。“你也想得出来讲。”阿翠心里不快沉下脸说：“我不像。”

香兰给李署长端来茶。李署长又盯着香兰姑娘的脸看。

“刚刚李署长还在说呢，我们香兰姑娘长得像仙女一样。”阿翠似笑非笑地斜睨着李署长。

李署长绷着脸。

“要是署长肯赏脸，我们香兰姑娘陪署长到国泰大剧院去看美国电影。”阿翠巴结道。如果他看中她的姑娘，她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她连自己的身子都贴给他了还在乎这些姑娘？

李署长低着头吹着杯中滚烫的茶。

“香兰姑娘帮李署长吹一吹茶。”阿翠道。

“不要烦姑娘。”李署长皱着眉头说。“去吧。”他对站在一边的香兰说。“姑娘们也辛苦。”

“我们署长心疼你了，去吧。去吧。”阿翠对香兰说。

香兰识趣地走开了。客厅里只有阿翠和李署长了。阿翠在他的身边坐下，用柔和的目光盯着他又皱又黑的脸。这个男人豪爽起来什么都不在话下。贪心起来也是个无底洞。“到楼上去坐坐？”阿翠轻声问道。只要把他拉到床上去，就能暂时堵住他要钱的嘴。

李署长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劳力士金表：“今天有公务在

身,不能久坐。”他口气冷淡得很。

阿翠心里悻悻的。他已经不稀罕她了。从前这男人不是这样的。不叫他上楼他还要硬往楼上钻。本来她是想和他谈谈爱咪的事的。男人没有兴致的时候一切话免谈。即使他嘴里答应了,一转身就忘到脑后去了。阿翠不再说话。她紧闭着嘴,板着脸,直挺着腰背,摆出一副有身份的阔太太的姿态。

“有什么事吗?”李署长转过脸来问道。他的语气不阴不阳的。

“以后再讲。不耽误你的公差。”她也语气淡淡地说话。

她一冷,李署长反倒热起来了。他两手放在腰带上说:“到楼上去。”褻猥的目光落在她微微凸起的肚子上。他嘴里嘟哝了一句荤腥的调情话,在玻璃烟灰缸的边上按灭了香烟头,站了起来走出客厅,往楼上去。阿翠忐忑地跟在他的身后。她扶着楼梯一尘不染的栏杆,两只小脚好像踩在棉花上软软的。他进了她的房间。一屁股坐在她的那张宽大的铺着粉红色被褥的西洋铜床上。

“有什么事快讲。”李署长催促道。他的眼神开始迷糊。

“我呀是想呢……”她拖长了娇媚的声音把话说一半。

“快讲。”李署长不耐烦了。

阿翠坐在李署长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腿上。“我呀,一直在想——爱咪该找个好人家的。想请你帮着打听……”她感到自己的舌头有点发硬。

李署长的眼睛瞪圆起来:“你要帮她说了个婆家?”

“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阿翠脸上燥热露出为难的笑意。

“她还是女学生。”李署长摸着下巴。他的下巴

上冒出一片麻麻的胡茬子。

“不去上学就不是女学生了。”阿翠说。她看出李署长怜惜爱咪，此刻她更要这么做了。当初谁来怜惜过自己的？

“你真要帮她找个婆家？”李署长微闭着浮肿的眼皮问。

阿翠觉得这话不顺耳，拉长了脸不言语。

“看着这女孩儿长大的，这女孩儿生得水灵，又聪明，文静静的。像个大小姐。”李署长哼哼道。

“不是我培植她，她能够过这种日子？”阿翠不悦地道。
“我把她惯成这个样子的。”

“你这什么话！”

“就这话。”一股无名的怒火从阿翠的心底窜了出来。她感到命运不公平。近来她的肝火旺，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我是说你也为自己以后想想。”

“我这就是想。”阿翠气呼呼地打断李署长的话。一个年轻的女子，又不是自己亲生的，能指望到她吗？能指望收回在她身上的投资吗？“她是人我也是人。”阿翠的泪水夺眶而出。

李署长连连咂嘴。他握住她的手安慰她。这一来她更伤心。抽泣道：“我十四岁就被人破了身子。十五岁跟了那个老头子。十六岁生了伊人。我的亲生女儿又怎样？她不也是十六岁跟了穆栩园的。”阿翠颤抖着。织锦缎的衣服发出窸窣窸窣的细微的声响。

李署长冷眼看着她，许久说：“帮你找个亲家。”随后站了起来下楼去了。

阿翠独自躺在床上。脸上的泪水干了。脸颊上的皮肤被泪水弄得紧梆梆的。这事她一定要快做。爱咪高中一毕业恐怕就不会认自己这个养母了。爱咪会跟人跑掉。自己到头来

落得人财两空。她这么想着就迷糊过去了。一觉醒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她下楼,看到姑娘们已经穿戴好了。一排黄包车停在门口。